

马克思主义文论视域下火药艺术的媒介转换与生产机制研究

黄珍莹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日

摘要

在当代艺术由图像再现转向媒介事件、公共现场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材料不再只是承载形式的工具,而成为生成意义、组织生产关系并触发意识形态阐释的重要中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方法论基础,本文围绕“物质媒介-艺术生产-文化自觉表达”这一逻辑链条,对火药艺术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火药既是具有物理能量的材料,也是连接中国经验、现代技术、公共参与和全球语境的文化符号;其爆破、燃烧、烟雾与痕迹构成了可感知的艺术生产过程,使作品由静态图像转化为兼具现场性、偶然性与社会阐释性的艺术事件。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该类实践的解释价值,正在于揭示媒介创新背后的物质条件、生产机制和价值立场。由此,当代中国艺术创新应避免将传统符号简单图案化,在时代问题、公众经验与跨文化交流之间建立更具解释力的转化机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论, 艺术生产, 媒介材料, 火药艺术

Media Transformation and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Gunpowder Art: A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Zhenying Huang

School of Media and Art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Received: June 30, 2026; accepted: July 21, 2026; published: August 3,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temporary art's shift from figurative representation to media events,

文章引用: 黄珍莹. 马克思主义文论视域下火药艺术的媒介转换与生产机制研究[J].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3): 354-360. DOI: 10.12677/arL.2026.153050

public on-site practice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tistic materials have evolved from mere formal carriers into critical intermediaries for meaning construction, production relation formation and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Grounded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gunpowder art following the logical thread of “material medium–artistic production–expression of cultural self-awaren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gunpowder functions both as a physically energetic artistic material and a cultural symbol bridging Chinese experience, modern technology,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global contexts. Its detonation, combustion, smoke and residual marks constitute a tangible process of artistic production, transforming static artworks into situational, contingent and interpretive artistic event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ies in unpacking the material preconditions, production mechanisms and value stances underpinning medium innovation. Accordingly, innov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ought to refrain from the superficial pictori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symbols and build robust transformative mechanisms linking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public experience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Keyword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Gunpowder Art, Media Transformation, Production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代艺术的创新并非单纯发生在风格、题材或视觉语言层面，更深刻地发生在媒介材料、生产方式和接受机制的重组之中。伴随科技发展、全球流动和公共文化空间的扩展，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地以装置、影像、行动、烟火、数字交互等形式出现，艺术不再只是完成于画布、雕塑台或美术馆空间之内的对象，而是生成于材料、场域、技术、制度和观众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由此，如何理解艺术媒介的物质属性如何转化为精神生产，如何把握当代艺术中的文化身份、公共经验与意识形态表达，成为艺术理论研究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艺术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自足形式，而是社会生活、生产关系和人的审美实践在精神领域中的特殊呈现。马克思在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论述中指出，生产不仅创造对象，也创造消费对象的主体和需要^[1]。这一命题提示我们：艺术生产并不只是在既定主体面前提供审美对象，它同时塑造观看方式、感受结构和价值认同。因而，对当代艺术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作品图像的形式描述上，而应进一步分析作品得以成立的物质媒介、技术条件、组织方式和社会关系。

在这一理论视域下，火药艺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火药兼具中国古代发明、现代爆破技术、节庆仪式和视觉能量等多重含义。它的燃烧、爆炸、烟雾与残痕，使艺术从“可复制的图像”转向“不可完全预设的事件”；它既依赖精密计算和团队协作，又保留风向、湿度、爆点、纸张纤维等因素带来的偶然性。这种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绘画的笔触控制，也不同于纯粹数字艺术的虚拟生成，而是在物质性与观念性、民族文化与全球传播、公共事件与个人表达之间形成了复杂张力。

现有相关研究多从材料媒介、跨文化传播、烟火作品的人文科技特质以及中国方式等角度展开，为理解火药艺术提供了重要基础。但若仅将火药艺术视为一种材料创新或视觉奇观，仍容易忽略其背后生产组织、公共接受与文化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视域下，将火药艺术置于“物质基础–艺术生产–文化阐释–公共传播”的结构中加以阐释，进而讨论其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创新

的启示。

2. 从物质基础到艺术生产的辩证关系

2.1. 物质媒介不是中性工具，而是艺术生产的现实前提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为理解艺术媒介提供了重要方法。艺术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当然具有想象、情感和审美创造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脱离具体的物质条件。颜料、纸张、石材、金属、影像设备、数字算法以及火药等媒介材料，都会通过自身的物理属性、技术门槛和社会使用方式，限制并激发艺术家的创造。换言之，材料并非被动接受艺术意图的容器，而是参与艺术生成的能动力量。

在传统艺术观念中，媒介往往被视为服务于主题表现的技术手段；而在当代艺术中，媒介本身越来越成为意义生产的核心。火药之所以能够进入艺术创作，不只是因为它可以制造强烈视觉效果，更因为它天然包含爆裂、危险、瞬时、痕迹、仪式和东方技术记忆等意义层。艺术家对火药的选择，本身就构成一种生产关系的转换：原本属于军事、工程、节庆或民俗语境的材料，被重新置入审美生产场域，进而获得新的社会意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艺术媒介的分析，应超越“材料说明”式的经验描述，转向对材料社会史、技术条件和审美功能的综合把握。艺术的物质媒介既属于自然物和技术物，也进入了文化符号系统；既受制于现实生产条件，也可能通过艺术实践反过来改变人们对现实材料的理解。

2.2. 艺术生产是主体、技术、场域和接受共同构成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强调，艺术创作不是孤立的精神活动，而是一种包含生产、传播、接受和再阐释的社会过程[2]。特别是在当代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艺术作品的形成往往涉及艺术家、助手团队、技术人员、策展机构、赞助系统、媒体平台和观众群体等多重主体。艺术家仍然是创作观念的提出者和组织者，但作品的最终呈现已越来越依赖协作化、工程化和媒介化的生产机制。

火药艺术正体现出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型。大型烟火项目需要场地勘测、安全评估、爆点设计、材料测试、视觉预演、现场调度和媒体传播等复杂环节；火药绘画或火药草图也并非简单的“点燃材料”，而是在纸张选择、火药铺设、遮挡结构、引燃路径和时间控制中完成。由此，作品的审美价值不是单个手工动作的结果，而是多种生产要素在特定场域中的综合生成。

从接受层面看，火药艺术的观众并不是在作品完成后才进入审美关系。尤其在公共烟火项目中，观众的在场、观看位置、情绪反应和后续传播，都是作品意义的一部分。艺术作品由此不再是封闭的对象，而成为社会共同经验的组织方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能够介入当代艺术研究的关键处：它能够把作品还原为社会关系中的生产事实，同时又不消解其审美和精神价值。

2.3. 文化阐述与艺术自主之间的张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既强调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重视艺术对现实的能动介入。艺术作为文化实践的重要形式，必然与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历史记忆和传播结构发生关系。文化研究相关理论提示我们，艺术并非完全中立的审美装饰，它会通过展览、教育、媒体和公共仪式等形式参与公众感受与价值理解的形成[3]。与此同时，艺术也并不只是既有观念的复制机制，它可以通过媒介创新、感性震动和公共讨论打开反思空间。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它需要进入世界艺术系统，与国际观众和学术话语发生对话；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免在全球展览机制中被简化为单一的“东方意象”或消费化景

观。因此，文化自觉的建构并不是简单强调民族标签，也不是把传统元素直接移植到现代作品之中，而是在当代问题意识、媒介实验和公众生活经验中重新激活传统资源。

火药艺术之所以具有研究价值，正在于其并未把火药仅仅处理为民族符号，而是通过爆破过程、空间事件和观众经验，使“火药”这一材料从传统技术记忆转化为当代审美语言。它既具有较高的文化识别度，又不被固定在民俗展示层面；既进入国际传播，又保留对历史、自然、生命和社会处境的思考。

3. 火药艺术的物质转换与精神符号延伸

3.1. 从工具材料到艺术媒介：火药的物质性转化

火药是中国古代重要发明之一，其基本物质属性包括易燃、易爆、瞬时释放能量以及燃烧后留下烟雾、焦痕和灰烬。这些属性原本服务于军事、工程、节庆等实践场景。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火药不再只是实现爆炸效果的工具，而被转化为能够塑造线条、肌理、空间和时间的艺术媒介。火药的爆裂性改变了绘画中手与笔、颜料与画布之间的常规关系，使“画面”不再完全由艺术家的手工控制生成，而是在预设方案与物质反应的交互中出现。

这种转化具有明显的当代性。现代艺术以来，现成品、综合材料和行为过程不断进入艺术领域，媒介边界被持续拓宽。火药艺术进一步表明，材料创新并不只是寻找新奇物质，而是重构材料与艺术主体之间的关系。艺术家通过铺陈火药、控制引线、设定遮蔽物和选择承载面，将爆炸过程转化为图像形成过程；燃烧的速度、强度和扩散轨迹，则成为类似笔触、墨迹和肌理的造型因素。

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角度看，火药的艺术化意味着物质对象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获得新的社会功能。原本具有实用性和危险性的技术材料，经由艺术家的观念组织和审美劳动，转化为具有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公共传播价值的精神产品。这里的关键不在于火药是否“属于传统”，而在于艺术实践如何改变其社会意义。

3.2. 控制与偶然的辩证法：火药艺术的生产逻辑

火药艺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控制与偶然的并存。从化学组成看，火药主要由硝酸钾、木炭和硫磺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这种化学构成使其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燃烧时能够瞬间释放大量的热能、光能与气体，产生强烈的视觉与听觉冲击。在物理层面，火药爆炸过程中产生的冲击波、火焰与烟雾，形成丰富多变的形态与色彩，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具表现力的视觉元素。艺术家可以预设图像结构、引燃顺序和爆破范围，却无法完全消除材料反应中的不确定性。风向、湿度、火药颗粒、纸张吸附性以及现场气压等因素，都会影响最终效果。这种不可完全复制的生成过程，使作品区别于传统机械复制意义上的图像，也区别于完全依赖算法参数的数字生成，每一件作品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打破了传统艺术创作对精确性与可控性的依赖。

控制与偶然的关系，构成火药艺术的内在张力。一方面，没有严密的方案设计和技術控制，火药的爆裂性就可能停留在危险或混乱层面，无法形成审美秩序；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消除偶然性，火药作为材料的生命力也会被削弱。火药艺术中反复出现的爆破、烟雾、火光和残痕，正是在“可计算”与“不可完全掌握”之间生成意义。

艺术创作不是主观观念对客观材料的单向支配，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反馈和再生产的过程。火药艺术把这一过程直接展示出来：作品并非只存在于最终图像中，也存在于点燃之前的准备、点燃瞬间的能量释放以及燃烧之后的痕迹留存之中。观众看到的不是静止结果，而是物质实践留下的历史。

3.3. 从“中国符号”到跨文化叙事：精神意涵的延伸

火药艺术常被讨论为“中国符号”的当代表达。确实，火药具有明确的中国文化来源，它能够迅速

唤起观众关于古代发明、节庆烟火和东方技术智慧的联想。但从更高层次看，当代火药艺术并不只是把中国元素作为视觉标签，而是把火药置于生命、宇宙、历史、灾难、希望和共同体想象等更开阔的主题之中，使其成为跨文化叙事的媒介。

以《天梯》《九级浪》等作品为例，火药和烟火不仅制造视觉震撼，更引发关于人与自然、个体愿望、历史记忆和人类命运的思考。火药燃烧的瞬间性，使作品天然具有时间意识；爆炸后留下的痕迹，又提示历史无法被完全抹去。由此，火药既代表能量释放，也代表记忆沉积；既象征创造，也暗含破坏；既指向庆典，也可能指向灾难。这种多义性使作品超越单一民族符号，进入更具普遍性的审美和思想空间。

对于当代中国艺术而言，真正有效的文化表达不是简单罗列传统意象，而是把传统资源转化为能够回应当代问题的形式结构和思想结构。火药艺术的启示在于：本土文化元素只有经过媒介实验、问题转换和国际语境中的再阐释，才能从“符号展示”转向更具开放性的叙事建构。

4. 马克思主义文论视域下当代艺术创新的三重路径

4.1. 以时代问题激活艺术媒介，避免形式主义的材料崇拜

当代艺术创新应首先回答“为何创新”和“为谁创新”的问题。媒介材料的更新只有与时代经验相结合，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火药之所以能够在当代艺术中成立，并不是因为它足够新奇或危险，而是因为它能够在当代语境中承载科技、历史、民族记忆、公共情感和全球传播等多重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认为，文艺作品不仅是对现实的简单描绘，更是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与表达。恩格斯在与拉萨尔的通信中也指出，文艺作品应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能够反映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和社会趋势^[4]。从这一理论出发，当代艺术的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当下社会现实，深刻挖掘并彰显时代精神，使艺术作品成为时代脉搏的生动体现。艺术家面对的时代现实，包括科技发展带来的感知方式变化、全球化中的文化身份重构、生态危机中的自然伦理、消费社会中的景观化倾向以及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建等。艺术创新若脱离这些现实问题，就容易滑向材料炫技或形式游戏。相反，只有让媒介创新服务于现实问题的审美揭示，艺术作品才可能获得持久解释力。

由此看，当代中国艺术在材料、装置、影像、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探索，应坚持问题导向。材料不是目的，技术也不是目的；它们只有进入人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关系之中，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艺术语言。

4.2. 以公共性重塑公共艺术经验，拓展艺术生产的社会空间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注艺术与现实生活、公共情感和共同经验之间的真实联系。当代艺术长期面临“精英化”“展厅化”和“概念封闭”等问题，部分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先锋，却难以进入更广泛的社会感受结构。火药艺术的公共性，为重新理解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大型烟火项目往往发生在城市公共空间或自然场域之中，其观看方式不是少数专业观众的私密鉴赏，而是大量观众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中的共同观看。火光、声音、烟雾和天空构成公共感官经验，使艺术从展厅中的静态对象转化为社会共同体的瞬时事件。观众的惊叹、沉默、讨论和二次传播，都成为作品意义的组成部分。

当然，公共性并不等同于规模宏大或视觉热闹。真正的公共艺术应能把个体感受与社会议题连接起来，使观众在审美体验中重新理解自身与历史、自然和共同体的关系。火药艺术的意义，不只在“好看”，更在于它使人们在短暂而强烈的感官震动中意识到生命、时间和共同命运。

4.3. 以文化自觉推动跨文化传播，避免传统符号的空洞化

在国际艺术系统中，中国当代艺术常常面临被符号化、标签化和景观化解读的风险。尤其是具有鲜明民族文化来源的材料和意象，容易在跨文化传播中被简化为“东方符号”或“异域奇观”。火药艺术正处于这种张力之中：一方面，火药作为中国古代重要发明，具有较高的文化识别度；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强调其“中国性”或视觉震撼，而缺乏对其媒介属性、生产过程和思想内涵的深入转化，火药就可能沦为一种可被消费的传统标签。

因此，火药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不能停留在传统符号的表层展示，而应建立在文化自觉的主动建构之上。所谓文化自觉，并不是封闭地强调身份边界，也不是简单把传统文化元素搬入当代艺术现场，而是在当代问题意识中重新组织传统资源，使其转化为能够解释现实、表达经验并参与国际对话的艺术语言。火药的价值不只在于它来自中国传统技术史，更在于其燃烧、爆破、升腾、消散和留痕等物质过程，能够与时间意识、生命经验、历史记忆、自然关系和共同体想象等主题发生联系。正是在这种由材料属性向精神意义的转化中，传统资源才获得了当代艺术的表达能力。

这种转化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具有重要启示。真正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并不是迎合国际艺术市场对“中国元素”的期待，也不是将传统文化固定为稳定不变的视觉资源，而是在开放交流中形成具有主体立场和问题意识的表达方式。当代中国艺术创新应在“根植本土”与“面向世界”之间建立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现代中国历史和当代人民生活中汲取资源[5]；另一方面，也要把这些资源转化为能够与世界共享、讨论和再阐释的艺术语言。只有如此，传统符号才不会停留在表层装饰，文化自信才不会变成抽象宣示。

5. 对当代艺术创作实践的思考与展望

5.1. 从个人表达走向社会实践，强化创作主体的问题意识

基于对火药艺术媒介转换、生产机制与文化表达的核心研究，本部分立足研究结论向当代艺术创作实践延伸思考、作出展望。当代艺术创作首先应避免将“先锋性”等同于个人化姿态或形式上的陌生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要求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把握时代结构和人的精神处境。就创作主体而言，艺术家不应只充当自我情绪的表达者，也应成为社会经验的观察者、组织者和转化者。火药艺术的启示正在于，它能够将生命经验、东方宇宙观、现代科技场景以及公共情感联系起来，使作品能够超越单纯视觉奇观，进入更广阔的社会阐释空间。

当代艺术的实践创新需要以问题意识统摄媒介选择：选择何种材料、进入何种场域、形成何种观看关系，都应服务于对现实命题的审美回应。“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家将典型民族符号融入艺术创作，既能彰显民族身份，使作品独具魅力，又能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6]这一观点说明，艺术家深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创作灵感，这是其艺术迈向世界舞台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对外推广提供了宝贵经验，即明确自身的中国身份，强化本土文化认同，较之于形式主义更为关键。

5.2. 从符号调用走向结构转化，提升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能力

在本土文化资源的运用上，当代艺术创作应警惕“符号堆砌”与“文化标签化”倾向。传统文化元素如果只是作为表层图像被嵌入作品，容易形成可识别却缺乏思想深度的装饰性表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求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出发理解文化传统，这意味着传统不是静态遗产，而是可以在当代实践中被重新激活的精神资源。

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应从“图像引用”转向“结构生成”。所谓结构生成，是指艺术家把传统文化

中的时间观、自然观、身体观、空间观和伦理意识转化为作品的材料逻辑、叙事方式和观看机制。火药艺术之所以有效，并非仅因其具有中国发明的身份，而在于它的爆裂、升腾、消散与留痕，能够与生命无常、宇宙想象、历史记忆等深层主题相互勾连。

5.3. 从技术使用走向机制创新，拓展媒介融合的生产边界

科技发展为当代艺术提供了新的媒介条件，但技术本身并不自动带来艺术价值。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数字影像、无人机编队和沉浸式展示等手段，只有在与具体审美目的、社会议题和接受场景结合时，才能转化为有效的艺术语言。否则，技术容易沦为制造感官刺激的工具，形成新的景观化消费。

从艺术生产角度看，未来当代艺术创作更应关注媒介融合背后的生产机制创新。艺术家需要重新理解创作分工、团队协作、技术伦理、数据使用、现场安全和观众参与等问题，使技术不只是辅助表现的手段，而成为组织艺术关系的方式。大型烟火项目中所体现的方案设计、技术控制、现场调度和观众共时观看，正提示我们：当代艺术的创新往往不是单一作品形态的变化，而是完整生产链条和审美机制的重组。

6. 结论

火药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开拓了一种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媒介形式，更在于它以火药这一特殊材料展示了当代艺术创新的深层机制。火药并不是被动承载艺术观念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物质能量、历史记忆和社会象征意味的媒介材料。其燃烧、爆破、烟雾、升腾、消散与留痕等过程，使艺术作品不再只是静态的视觉对象，而成为包含时间性、现场性、偶然性和公共性的艺术事件。由此，火药艺术揭示了当代艺术从“图像再现”向“媒介生产”和“事件生成”转变的重要趋势。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够为这种实践提供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但其运用不应停留在正面阐释或价值判断层面。火药艺术的意义不应仅被理解为材料创新或视觉奇观，而应放置在艺术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把握。对火药艺术的研究既要看到材料创新、公共经验和文化转化的意义，也要分析大型项目背后的资本投入、技术组织、安全规制、传播平台和艺术自主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提示我们，艺术创新不是脱离现实的形式实验，而是在一定物质基础、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结构中展开的审美实践；艺术媒介不是中性工具，而是连接社会生活和精神生产的重要中介；文化自觉不是封闭身份，而是在现实实践和跨文化交流中不断生成的价值立场。

基于此，当代中国艺术的创新发展应坚持三点方向：一是以时代问题激活媒介实验，使材料和技术创新服务于现实经验的审美表达；二是以公共性拓展公共艺术空间，使艺术进入更广泛的社会感受和共同体记忆；三是以文化自觉推进跨文化传播，使中华文化资源在当代艺术语言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在理论自觉与实践探索的相互支撑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能不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当代中国艺术也才能形成更具思想深度、审美力量和国际对话能力的创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李秋秋. “巴黎手稿”异化劳动批判的文化涵指及其意义[J]. 凯里学院学报, 2024, 42(5): 1-8.
- [3]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M]. 陈越,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石银辉, 韩露. 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人的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基因探赜[J]. 经济资料译丛, 2024(1): 1-9.
- [6] 李碧红.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艺术中的创新表达[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5(3): 171-177.